

隋開皇十年（公元五九一年），全國撤郡設州，原義安郡因地臨南海，取「潮水往復之意」，遂命名潮州。

## 一、永遠的韓文公

元和十四年（公元八一九年）的元月十四，已經五十一歲的韓愈，帶著七八分的無奈和沮喪，告別了陰冷的長安，前往近八千里路外的貶謫地潮州。

昌黎先生在刑部侍郎的任上提了不該提的意見，被唐憲宗貶到潮州做市長。他在潮州雖只有八個月，卻幹了四件大事情：祭殺鱷魚，安頓百姓；興辦學校，開發教育；解放奴婢，禁止買賣人口；興修水利，鑿井修渠。

為官者，還有什麼比安頓百姓更重要的事呢？這裏單說祭殺鱷魚。

唐代張讀的《宣室志》這樣記載：潮州城西，有個大潭，中有鱷魚，此物體身巨大，有一百尺長。每當它不高興時，動動身子，潭水翻滾，附近的森林裏都聽到如雷的恐怖聲，馬啊牛啊什麼的，只要靠近水潭，就會被巨鱷瞬間吸走。數年間，百姓有無數的馬牛被鱷魚吃掉。

韓市長到達潮州的第三天，頭一件事就是徵詢老百姓的意見和建議：有什麼重要的民生問題需要解決的嗎？百姓異口同聲：鱷魚的危害太大了。

韓市長聽了匯報後表態：我聽說誠心能感動神仙，良好的政績能感化鳥獸蟲魚。立即命令工作人員，準備必要的祭品，在潭邊上搭起小祭台，他親自禱告：你（鱷魚），是水裏的動物，今天我來告訴你，你再也不要危害人民的財物了，我用酒來向你表示慰問，請你自重！最好自行離開！

當天晚上，潮州城西的水潭上空，傳出暴風雷般的聲音，聲震山野。

第二天，老百姓跑到水潭邊一看，咦，水都乾了。鱷魚呢？經偵察，巨鱷已經遷移，到潮州西邊六十里的地方，另找了水潭棲身。從此後，潮州的老百姓再也不受鱷魚的危害了。

此後，關於韓市長祭鱷的真假，一直就爭論不斷。

贊同方認為，韓市長以他的誠心，他的文名，他的德行，感動了鱷魚，為潮州人民解除了鱷害。於是，一直傳誦，現在的潮州，遍地都是當年韓市長的影子。反對方認為，韓愈就是個書獃子，鱷魚能自己跑掉？鱷魚能聽他的話？荒唐透頂。他是沽名釣譽，為自己的政績製造謊言。

作者張讀，出身文學世家，其高祖、祖父、外公，都是寫小說的。這本《宣室志》，即取名漢文帝在宣室召見賈誼，問鬼神之事，所以，他的書多記載神仙鬼怪狐精故事，屬於神怪小說。韓市長祭鱷，張讀是第一人，他是始作俑者，後來的《舊唐書》依據的也是張讀的版本。

整整一千二百年後，二〇一八年七月十七日的上午十點，潮州的驕陽逼人，此刻，我正行立在韓江邊的祭鱷台上觀景，這裏原是一個古渡口，「鱷渡秋風」，現為潮州八景之一。盛夏俯瞰韓江，江面寬闊如湖，水波泛出天藍色，江邊還有不少黑點在晃動，那是人們在盡享暑日的清涼。

一千二百年，對人類來說，已經是長長的歷史，然而，卻只隔著十二位百歲老人，於是，我清晰地看到了韓刺史的身影，他正在潭邊高聲宣讀祭文呢！在百姓的利益面前，他全然沒有被貶官的落寞，依然激情高昂，為了潮州百姓生命財產的安全，鱷魚必須趕走！

此刻，對韓愈祭鱷的真假，我在自問：祭鱷可能嗎？鱷魚會不會自己跑？

第一點，簡單，祭鱷是中國傳統祭祀的自然延伸，算不得什麼新發明。古人碰到什麼問題不能解決，既問蒼天也問鬼神，殺頭牲口，擺個祭台，太正常不過了。還有，韓愈這樣的書生，是不可能去縛巨鱷的，不現實。

而且，有韓愈的長篇祭鱷文為證，祭文分析了鱷魚為害的原因，要求鱷魚有自知之明，不要過分，限期搬遷，否則我韓書生也會來硬的，將你們斬盡殺絕！

人們一直以為，韓是借題發揮，諷刺當時的政治，在指責鱷魚的背後，有比鱷魚更為兇殘的醜類在：安史之亂以來，那些擁兵割據的藩鎮大帥，魚肉百姓的貪官污吏，更為禍國殃民，他們才是禍害百姓的巨鱷。

也許吧，以韓愈的文才，以他站的思想高度，以他個人的遭遇，藉潮州鱷喻唐代現實，完全有可能。

第二個問題，鱷魚會不會自己跑走？

有可能也不可能。可能的是，鱷魚是水陸兩棲，它如果感到不安全，或者是因為覓食的需要，也會跑路，但不可能作長距離遷徙。

因此，鱷魚自己另找地方，只能是人們的一廂情願，他們碰到了一個好市長，好市長一來就為他們解決實際問題，這是個良好的開頭，至於鱷魚走不走，何時走，已經不重要了。

鱷魚能去，江河自此澄清。

後來的實際情況是，潮州的鱷魚，確實少了，甚至絕跡，主要是氣候的原因，但人們仍然願意將韓市長和它們相連。

一個只在潮州待了八個月的匆匆過客，千百年來，卻一直如潮湧般浸潤着潮州，影響着潮州的一切，「江山易姓為韓」，惡溪姓韓了，叫韓江，它是廣東省的第三大江；筆架山也改韓山了；韓文公祠中，還有韓木，韓愈親手所植橡木。潮州有太多的韓元素，千年綿延，儘管有附會、演繹、傳說，但一切都非常美好。

## 二、宗頤之星

如上言，我和韓文公，距離並不遠，只隔著十二位百歲老人，其中第十二位老人，就是潮州湘橋區的饒宗頤先生。

饒父為潮州首富，他給兒子取名「宗頤」，是要兒子像北宋大理學家周敦頤那樣，成為一代大儒。
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，我們這座城市發生了一個重要的文化事件，饒宗頤先生當選西泠印社的第七任社長，所有的媒體在編發消息時，都作了重要新聞處理。

西泠印社社長一職有「寧缺勿濫」的傳統。觀其社史，印社成立九年，才請來吳昌碩做首任社長。吳大師去世，社長位置空缺二十一年。第二任、第三任社長馬衡、張宗祥任後，社長也空缺多年。第六任社長啓功二〇〇五年逝世，這一職位又空缺六年多。饒公來了，的確，他擔得起這個被稱為「天下第一名社」的重任。

二〇一二年六月，饒公蒞臨孤山腳下的西泠印社，瀟灑揮毫，揮就四個蒼勁大字：「播芳六合」，希望西泠印社的聲譽如花朵芬芳，播撒天地六合之間。二〇一三年十月，在西泠印社110周年的慶典上，饒公再次當選為社長。西泠，以饒公為榮。饒公每一次來杭州，都成為浙江文化界的盛事。

戊戌這個盛夏，我在潮州饒宗頤學術館久久流連。

經學。考古。宗教。哲學。文獻。金石。文學。書法。繪畫。國際漢學。

哪一個門類都成就斐然，令人讚嘆不已。國學大師，漢學泰斗，真正的當代大儒，什麼樣的稱呼都不為過。如果沒有足夠的學養，要想完全弄懂弄通饒公的成就，確實是難事，除了讚嘆還是讚嘆。

是什麼成就了饒公的成就？

家學的淵源，自身的聰穎和努力，當然，還有潮州這片豐厚歷史人文的土壤養育。韓文公任職潮州時，除了驚天動地的祭鱷，還有諸多功勞，其中澤被後世的，就有振興文教。他大膽任用當地人才趙德主持學政，潮州的教育局隨後持續穩定發展。幾個數字足以表明韓文公重教的影響力，唐代潮州，只出過三位進士，而到了宋代，進士已有一百七十二人。明清兩代，潮州進士、舉人則數不勝數。

學韓而興學，興學而尊韓，代代良性循環，韓文公在潮州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越來越高。因此，在潮州這樣重教的土地上，出現饒公這樣的國學大師，也是有脈可循。

學術館的大院裏，有一株石榴，累累果實，已經將枝條倒掛得極低，人們紛紛拍照，我卻想着它的寓意，這石榴是說饒公嗎？是的，很像，他留給人們的是永遠的果實，燦爛，鮮艷。

浩瀚的太空中，有一顆序號為10017號的小行星，它就是「饒宗頤星」，饒公對人類文化發展所作出的傑出貢獻，和太空星辰一樣，永恆於世。

## 三、潮和海的相遇

潮州韓江西岸，因江水的漲退而沉積了大量的泥沙，日積月累，終於有了一片高高的洲地，潮州先民將這裏叫作上埔，並開始居住生活。

上埔面積不大，整個村只有小小的半



▲饒宗頤曾在西泠印社揮就「播芳六合」四字

# 潮之州



□陸春祥

平方千米，四百餘戶，一千六百多人，農居混雜。

上埔也稱打索上埔，索就是麻索，麻製的繩索。素潔的名詞，立即讓我們進入了這樣的勞動現場：

灘塗邊的淤泥裏，長着成片的大麻、苧麻。驕陽下，鹹水裏，村民正彎腰砍麻、剝皮、捶打、煮、曬。這些麻的莖皮纖維，就會變成搓繩的好材料，麻繩結實耐力強，可以綁各種貨物，作大小漁船的纜繩。

七十年以前，上埔村只是小作坊經濟，每逢汛期，常常江水侵屋，一片汪洋，農作物被淹，牲畜遭殃，村民受困。村民謀生艱難，日復一日。

因上埔受地理條件限制，隔堤臨江，陸路交通受阻，近幾十年來，社會、文化、經濟等各項事業，也一直落後於潮州市區周邊鄉村。

潮和海，有一種天然的互依互存聯繫。二〇〇六年開始，海博集團和上埔村合作共建新社區，上埔開始了蛻變。作為廣東省「三舊」改造百個重點項目和潮州市推進「三舊」改造試點項目，上埔村將建設成為由幾十幢高樓、容納三萬人居住的大型高檔社區，社區的名字叫海博熙泰。

我們走進社區參觀。住宅樓結實精緻，高樓和別墅交錯，二十多畝的城心大湖、生活市場、大型超市、五星酒店、茶藝所、視聽館、咖啡館，甚至還有文化雕塑公園，一路鱗次櫛比。樓與樹與花與草相伴，居民愜意徜徉其間，寧靜安詳。

一個大型企業集團，將自身做強做大，這不算什麼稀奇事，難的是，如何以各種方式盡全力回報社會，積極投身當地的社會公共事業。數十年來，海博以責任和情懷作企業的脊梁骨，僅在潮州，饒平縣重建家園、古城文化建設、實驗學校建設、廣濟橋修建、韓愈教育基金會，都得到了他們的重要捐助；去年以來，熙泰社區的肉菜市場建設、濱江上埔段江灘塗公園、韓江堤防綠化美化、古巷高速出口、古水路道路景觀提升工程，也都由海博主動承建。海博已將自己深深地融入了潮州，不遺餘力地改善着潮州民衆的居住環境。

上埔村支部書記黃樹炎告訴我，海博這個項目，受益最大的就是他們村，無論農民還是居民，全村所有人都得到合適安置，每人還有數十萬元不等的貨幣分配，村民在今後的社區規劃裏，可以到酒店、餐飲、休閒、服務等各個綜合體工作；另外，村集體經濟，從二〇〇六年的三十五萬元，一躍到現在的一億多元。

居善地，心善淵。居住在一个美好的地方，我們的心靈就會得到舒適的安放。韓文公治理潮州，不就是要讓人民安居樂業嗎？

站在熙泰社區的高樓上看韓江，江澄如練，風過處，有微浪陣陣湧過。

## 四、龍湖古風

出潮州城，沿韓江古堤一直往西行。堤上長着密密的雜草，路在古堤下延伸，約摸半個小時，就到了龍湖古寨。

自南宋紹興二年開始建寨的龍湖，又稱小潮州，這從另一個角度告訴我們，這裏曾經有過繁榮，它是潮州從農耕時代走向商業時代的標誌之一。

是的，這裏水陸交通便利，「三街六巷」中有上百座保存完好的宗祠、府第、宮廟、商宅。自十六世紀資本主義開始在中國萌芽，海運業就是一個明顯的標誌，

作為沿海的潮州，領了風氣之先，而龍湖就處於韓江出海口，自然形成了小港口。

行走在龍湖古寨中心街的石板路上，兩旁的古建築，年份不一，皆具有濃厚的嶺南風格，有線條洗練的宋式建築，有簡約明快的明式建築，還有精雕細刻的清式建築，木雕、石雕、彩繪、嵌瓷、灰瓦塑等，都默默地向我們表達着昔日的榮光。

古寨北門邊的「侗初師祠」吸引了我。侗初老師姓王，名不見經傳，這座祠是他的七位不同姓的學生感恩老師教誨而建，為普通老師建祠，國內絕無僅有。

王老師隨他高祖由福建遷潮州，父親為貢生，當過縣令，王老師也算官員知識分子家庭出身。明朝萬曆年間，王侗初到龍湖古寨當了老師，他教學有方，教過的肖、龍、許、劉、黃、徐、謝七位學生，都成了龍湖有名的秀才。王老師無兒無女，七位學生感念老師恩情，替他養老送終。先生去世後，又哀其沒有後人祭祀，學生就集資建了這座「侗初師祠」，祠裏後來供奉着三塊牌位，王老師，王老師父親，還有一位無後的謝姓同學，每年春秋二祭，一祭就是一百多年。

一七六二年初秋，六姓後人又對王老師祠進行修繕，他們欲請當時的潮州知府周某撰文紀念。開始，周知府以王侗初事跡平常推託，及至有一天，周知府到龍湖視察工作，六姓後人聽說後，硬拉着知府去參觀「侗初師祠」，這一下，有結果了，周知府看到王老師祠裏的三個牌位，一下子被感動，於是痛快答應撰文勉勵。我在祠裏看到的碑文《府完撰給碑記》，就是周知府所寫。

據《潮州府志》和《海陽縣志》記載，龍湖古寨有各類書院二十八座，重教讀書風氣濃厚，自明朝以來，小小的古寨，出過進士、貢生、舉人多達六十九人。

尊師重教，且代代相傳，普通的「侗初師祠」，給了我們更多的思考。

現在，我們來到了阿婆祠。

明末清初的龍湖富商黃作雨，善經營，勤積蓄，富甲潮州。黃作雨心地善良，還仗義疏財，用自己的力量，不遺餘力保護著一方百姓的安寧。崇禎末年，時世動盪，黃作雨出巨資招募兵勇，保護龍湖。順治年間，他又帶領鄉勇積極抵抗海賊，因寡不敵眾，龍湖寨好多民房被毀，他又盡力幫助毀房百姓過難關。

黃作雨和族人商量，要建一座宗祠，但他事先聲明，他生母周氏的牌位也要進宗祠。待宗祠建成，出現了新情況，族人堅決不同意他母親的牌位進宗祠，理由是他母親不是他父親的正室。無奈之下，黃作雨只得又為母親建了一座祠，這就是我現在看到的阿婆祠。

阿婆祠，龍湖人又稱它為「闊嘴祠」。我們剛剛走進的大門肚，要比別的建筑寬一半，大門也特別高大，比例十分張揚，我在想，這是不是黃作雨特意的設計呢？孝敬母親，天經地義，就是要大張旗鼓！

我看阿婆祠的門匾上，「椒實蕃枝」四個大字耐人尋味，一查，原來它們出自《詩經·唐風·椒聊》：「椒聊之實，蕃衍盈升。彼其之子，碩大無朋。椒聊且，遠條且」。什麼意思？花椒生樹上，子兒繁盛裝滿升。那個女子福氣好，身材高大世無雙。花椒子一串串，枝條枝枝向上揚。詩經中大多用的是比興手法，這裏用花椒子多，來比喻阿婆祠的女主人子孫眾多，福氣好，含義雋永。

古人為女性建祠並不多見，特別是為一個側室、偏房，就更少見。撇去其他眾多因素，單憑黃作雨對生母的一片孝心，阿婆祠就值得人們紀念。懂得感恩，並為別人樹立榜樣，在感恩的環境中耳濡目染，感恩的種子才會生生不息。

重師和感恩，韓江邊的龍湖古寨，誰說和一千二百年前的韓老市長沒有聯繫呢？

離開龍湖古寨時，我們幾乎每人都買了一罐陳年老香黃，烏黑烏黑的，像雞屎樣難看，卻是用佛手摻進陳皮等製作而成的上等消暑佳品。酷暑裏，泡一杯老香黃，微酸帶甘，去濕通氣。

## 五、希望博雅

韓文公振興潮州文教，不僅發現人才，他更拿出了自己微薄的薪酬，付諸實際行動：「刺史出己俸百千，以為舉（學）本，收其贏餘，以供學生廚饌。」（韓愈《潮州請置鄉校牒》）

百千是多少錢？按資料推算，唐元和末年，一斗米合五十錢，百千，折合米兩百石。又據《唐會要》記載，開元二十四年定令，四品官月俸十二千四百，也就是說，韓刺史需要拿出八個月的工資。拖家帶口，且已一把年紀，他把工資全捐了，這是什麼精神？

湘橋區的下津村，有一所下津博雅學校，我在校園入口處，又看到了韓文公敦厚的身影，他左手握卷書，目光正視前方，每天看着進進出出的孩子。

這所學校原來叫下津小學，是一所簡陋的村小。下津村有一個鄉賢機構——湘橋區博雅教育促進會，促進會負責人劉松波，看着村小日益流失的生源，心急如焚，他想出了一個辦法，和政府一起來辦這所學校，但不改變學校公辦的性質，也就是說，他是無償投入，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將學校辦好，讓農村的的孩子也得到良好的教育。

近三千萬元的前期資金投入，村小面貌迅速全面升級：舊教學樓整體翻新，舞蹈教室、書法教室、音樂教室，一應俱全；新建了有二十四個課室的教學樓，每間教室都配備多功能的教學一體機；配建一棟教職工宿舍樓；煤渣跑道、泥地球場，變身為塑膠跑道。我們從教學樓上往操場看，有一幅大大的山水畫，校長說，那是韓江圖，畫家好幾個月才畫成，大氣磅礴，學生們在校園裏就可親近山水，熱愛家鄉，從小培養。

李軍，這位年輕的校長，來自深圳一所著名的學校，他是通過全國招聘，百裏選一挑出來的。李軍說，去年學校招聘十七位各科教師，全國一下子有六百多人報名。

李軍帶我們逐層參觀，如數家珍：敞開式圖書室，就在每層樓的樓梯口，學生隨時可席地而讀；舞蹈教室裏，學生正在排練，她們下月要去參加省裏的比賽；書法教室中，一股墨香沁人心脾，孩子們三三兩兩，正躬身書寫，雖然稚氣，紙張也粗糙，卻讓人頓時心安下來；這邊的寫作興趣班，老師正和孩子們互動，大家圍繞如何去頤和園進行準備。

短短兩年，一所生源嚴重流失的村小，一躍而成為潮州市重點區屬小學。學生入學數連年翻倍，一些原來在市區重點小學就讀的孩子，也開始回流。

業精於勤而荒於嬉，行成於思而毀於隨。

這兩句韓文公的名言，從韓文公祠到下津博雅學校，還有意溪中學，還有潮州許許多的學校，不，應該是全國許許多的學校，都遵奉為經典。

劉松波等潮州鄉賢，除前期的硬件設施巨額投入外，每年還要為學校的正常運行支付三百多萬元。在我看來，這樣的行為，應該是韓文公傾全俸辦潮州鄉校的精神和行動的延伸。

懂得感恩和回報，並將這個傳統持久地保持下去。在下津博雅，我看到了中國農村教育的閃光光芒。

潮商，潮濶，潮瀾，潮塑，潮味，一切皆如南海之潮，滾滾湧來而又澎湃向大海。

（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潮州歸來，是日大暑）



▲阿婆祠

## ·陸春祥

筆名陸布衣。中國作協會員，一級作家，浙江省散文學會會長。已出版散文隨筆集《病的了字母》《字字錦》《連山》等十八種。作品曾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等。